

# 上官婉儿

孙燕舟

编著

新华出版社



她使武则天终于把天下还给了唐朝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上官婉儿/孙燕舟编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1995. 11

ISBN 7-5011-2999-1

I. 上… II. 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 
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8383 号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803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)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3.5

字数: 300 千字 印数 1~4000 册

定价: 16.80 元



## 内容简介

这是一个聪慧过人的女人，其智谋受到武则天、唐中宗等帝王的格外器重；这是一个才思敏捷的女人，其文采出众，常令满堂文武汗颜敬佩；这是一个天生丽质的女人，其风姿绰约，春怀含蓄，使宫中人为之倾心动容……

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，男权、皇权至上，因此历史上许多人不愿承认上官婉儿的才智和作用，有些人甚至以她在宫中的情愫之交斥其“不守妇道”。然而当人们拂去了历史尘埃之后不难发现，上官婉儿作为大唐的宫禁女子，几经惊涛骇浪与春宫险境而处变不惊，堪称一代才貌双全的女中奇杰。

本书以充满扶正祛邪、抑恶扬善的激情和委婉动人的笔触，揭开了上官婉儿所处的宫闱秘史，展示了血火盈天的政治斗争以及灵与肉、情与欲的激烈冲突，再现了女性对真善美的渴望和对命运的顽强抗争。

## 目 录

### 宫中娇女唯斯人····· (1)

挣脱死神的怀抱      从掖庭到后宫  
魂断巴蜀的初恋      都想牵住的手

### 女诸葛初露风采····· (57)

额角梅花烙      静观朝野势态  
卿本多情      驾八龙之婉婉兮

### 宫墙易帜····· (112)

武则天登基      继嗣难题  
暗计逐猎      权虎色狼

### 在宗室与外戚之间····· (156)

寂寞的后宫      动荡的开始  
还我皇储      朝廷人事走马灯

- 
- 一个新王朝的开始…………… (241)  
中宗复唐 皇帝的“贤内助”  
光环，或者圈套
- 扶不上马的皇帝…………… (297)  
在歌舞升平的背后 血溅玄武门
- 女流斗豪竞奢…………… (338)  
风雅京城第一家 后宫多少风流事
- 荒政灾年的淫乐…………… (371)  
嬉戏成习的君臣 风雨欲来
- 禁苑刀光剑影…………… (396)  
末日来临 斯人去矣

# 宫中娇女唯斯人

## 挣脱死神的怀抱

许多年以后，上官婉儿才知道发生在这个雪夜的故事。在这个寒冷的夜晚，她的祖父——一位杰出的宰相，一位出色的宫廷诗人，在这个妖媚的女人面前栽了个大跟头，再也没有能爬起来。

以后的许多年中，上官婉儿依然能够感觉到这个夜晚很寒冷。

雪，如同一只只银蜂，在皇城内外铺天盖地地狂舞。

一声凄厉的鸟叫声，忽然掠过禁苑上空，坐在宣政殿值班的宰相上官仪实实在在地打了一个寒噤。他站起身，离开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，踱出衙堂，来到长廊上。

雪，给宫殿、亭榭，树木披上了令人眩目的银装，但在这位诗人的眼里，雪并不能掩盖世间的虚伪、罪恶、奸诈，也不能妆点这摇摇欲坠的朝廷。平日里如此熟悉的环境，今夜在上官仪的眼中却显出几分阴森，几分恐怖。

从未有过的沮丧感笼罩着这位朝廷大臣，上官仪感到某种不祥、某种宿命在等着自己。

再过几天，就是他五十二岁的生日了。他知道，这将是



今生的最后一个生日了。一切看似偶然，实际上却早已经注定了。

太宗李世民去世以后，高宗李治继位。这位新天子处理朝务心不在焉，无论是回答大臣的请示，还是批阅奏表，都毫无主见。但他对女色却有着特别的喜好，整天在内宫厮混，扑倒在年轻貌美的萧淑妃身上，对此，正宫王皇后妒上加妒。一个秋天的夜晚，皇后醋性大发，辗转难眠。到天亮时想出了一个伤风败俗、乱伦损德的离间计。她知道高宗喜欢太宗昔日的“才人”、现在感业寺为尼的武媚娘，王皇后便差心腹到感业寺令武氏蓄发，同时怂恿高宗召那女尼入宫，想用武媚娘绝世无双的艳丽美貌，离间高宗对萧淑妃的宠爱。

高宗过了不久，便令内侍把武媚娘接到宫中，王皇后也满心欢喜。

武氏是并州文水人，高祖故交武士彟之女。贞观十年，文德皇后去世后，三十九岁的唐太宗精力强盛，听说武姑娘年方十四，有才有貌，便召进宫中。一声“万岁”，樱桃小口，莺语燕音。再看她眉含秋水，脸若朝霞，凝脂颈脯，动荡人心，怎能不令太宗恩宠有加，太宗封她为“才人”，赐号“武媚娘”。

太宗临终前，对她放心不下，才送她到感业寺削发为尼。

高宗三年服孝期满后，在太宗忌日时，高宗到感业寺行香，又见到了武氏。两人进了茶室，二十八岁的武媚娘娇声轻语，令二十四岁的高宗皇帝感叹不已。如今，武氏再度入宫，高宗怎能不喜。

武媚娘天生聪颖，极有心计，又进宫后，一味巴结王皇后，使得王皇后在高宗面前也常常说她的好话，高宗对武媚娘更是越看越爱，不久就封为昭仪。等到王皇后醒悟过来时，已经后

悔不及。高宗专宠武氏，以至后来，武氏设下连环计，硬是让高宗废了王皇后，改立她为皇后。

显庆五年以后，高宗染病，视力降到几乎不能批文，所以朝臣送上的表奏多由皇后武氏决断。武氏一旦得志，便开始作威作福，把萧淑妃也驱入阱中，与王皇后一同被废，关进冷宫。一天，高宗动了恻隐之心，到冷宫去看王、萧二人，武后知道后，恼恨成怒，派人将王、萧二氏各自杖责二百下，砍去手足，放入酒瓮中，两人哀号数日，命归黄泉。

武后参与朝政后，想与高宗争权，作威作福，她拉帮结派，安插党羽，网罗亲信，野心勃勃，等待时机。

这一切，上官仪早已明白。

今夜，武后的母亲代国夫人杨氏，带着武后的几个侄儿武三思、武承嗣等人，入宫拜见姑母，武后便于大殿中设宴款待。席间灯火辉煌，鼓乐齐鸣，热闹场面不亚于皇帝登基。

听得歌乐之声，高宗问侍宦王伏胜，宫宴三日，他作为皇上为何蒙在鼓中？王伏胜平时就看不惯武后施威显福，见皇上发问，便将武皇后瞒着高宗做的许多事都说了出来，包括那个叫郭行真的道士经常往来宫中，以替皇后驱鬼为名，在禁宫与武后勾搭，并将郭行真在感业寺就私通武媚娘的传闻也说了出来。

高宗听后，火冒三丈，拍着御榻，几乎魂悸魄丧，叫喊着要把这个让他戴绿帽子的妇人给废了。可是急归急，关键时候，高宗总是拿不出好主意。

王伏胜见状，向高宗劝道：“忠直大臣，死的死了，罢的罢

了，陛下如今可以信赖、可以任用的大臣，只有宰相上官仪，他为人刚正不阿，且足智多谋，许多大臣都惧怕皇后的淫威，只有他不怕；许多大臣都想方设法讨好皇后，只有他不这样。即使皇后一再拉拢他，他都装做不知。今天晚上，上官仪正巧在中宫值班，陛下为什么不密召他来商议废后之事？”

高宗听后，又从御榻上坐起，连声说：“快快去请，速去速回！”

王伏胜见武后拉拢的几个亲信侍宦今天都到大殿赴宴去了，留下来的，是平日较为忠于皇帝的，便一面叫人去请上官仪，一面派人守门，并准备好了纸、笔、墨、砚。安排妥当以后，王伏胜长叹了一口气，暗暗祈祷废武后之事顺顺当当完成。

这天晚上，上官仪值宿宣政殿，见武后大摆宴席，赏赐功勋大臣，全然不把高宗放在眼里，十分气愤，正想去见皇帝，看到王伏胜派人来请，正中下怀。心想，皇帝已有好长时间不问政事，今天躲着皇后来请我，肯定是与皇后有关，十有八九是废后之事。想到这里，上官仪精神振奋，大步流星奔往紫宸殿高宗内寝。

上官仪叩见高宗后，未等高宗多说，便厉声正色道：“皇后专横，朝野一片怨声，陛下既然叫臣商议此事，下臣直言不讳，废了武后有百利而无一弊。”

高宗听后，忙不迭连声应道：“卿的见识与朕一样，你现在就草拟废后诏文，安告天下。”上官仪精神振奋，提起御笔，成竹在胸，边写边念：“朕恭承天命，嗣守先业，不敢失坠，将裕后昆。所以择后当良，用能辅佐王道，叶宣阴教。武氏受册之后，有忝恩宠，不加修德，离间骨肉，酷刑宫闱，阙后风仪。潜通宫禁，伤污宫范。一经得志，专威跋扈，肆无忌惮，牵制天

子，挟令百官，紊乱朝政。既已彰露，海内失望，孽由己作，合置严诛。言念旧情，用申宽典，废为庶人……”这些都是一直藏在上官仪胸中的愤懑，今日发泄，感到非常宽慰。不一会，草诏写好了。上官仪捧起墨迹未干的诏文，问高宗要作何改动，高宗说：“卿所拟的诏文，朕哪里要改，把玉玺拿去盖印吧……”

高宗正说着，殿外侍宦一声长叫：“皇后驾到！”

原来，武后已得到情报，急急忙忙就从宴席上赶来。奔进内寝，从上官仪手中夺过草诏，看后，把诏文扔在地上，自己扑哧一声跪在高宗面前，磕头顿足，大哭不已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倒把高宗皇帝弄得不知所措，连连叹息，在御榻前来回走动。

上官仪见此情景，知道事不宜迟，便说：“陛下，玉玺盖不盖，请陛下定夺。”

武后一听急了，也顾不得上官仪在场，上前抱住高宗双腿，哀神柔态：“臣妾知道自己老了，对皇上无用，皇上不如就此横心，赐臣妾一死，也不要受那废弃的耻辱……臣妾要是不念往日太子的旧情，不贪今日皇上的恩宠，还不如在那感业寺里，图个清静，就不来这宫中。皇上如果不愿赐臣妾一死，就让臣妾回寺里去吧！也不用皇帝动用国法宫律，也不会让天下人说皇上昨日废王皇后，今日又废武皇后，日后谁也不敢做皇后了……”

高宗犹豫着，对上官仪说：“你先退下吧，等朕再考虑考虑。”上官仪已知情况已变，再谏也无用，只好在心中长叹一声，退出内寝。高宗见上官仪退去了，便什么也顾不得了，弯腰要扶武后起来，一阵鼻酸，连声央求：“皇后请起，娘娘请起！”

武后听到高宗一声“皇后”，一声“娘娘”，知道危机已过，

便倚着高宗站了起来，顺势依偎在高宗怀里。这真是奇特的一招，高宗一感受到武后的体温，全身血液流通便在加速，连声把王伏胜喊进帏内，高宗命道：“王伏胜，你把那诏书撕了烧掉吧！”

王伏胜拾起废诏正要撕掉，武后豁地挣出高宗怀抱，夺过诏书，柔声说：“请不要撕了，皇上。皇上体贴臣妾留在宫中，臣妾当终生感恩，臣妾请求皇上将这份诏书赐给臣妾收藏，一则更好铭记皇上的恩德，一则让臣妾时常自我反省，严守宫规，垂范四海之民。”

高宗答应后，武后再次谢恩，说：“臣妾谢过圣恩，回宫洗浴，等候圣皇。”说完由奴婢们搀扶着，一步三回首，把高宗勾得魂不附体，也命王伏胜准备汤水洗沐。完毕，即换上晚装，王伏胜灯火引路，直奔武后内寝蓬莱殿。

两人四目相对，两情勾通，好像没有刚才那废后的风波一般，高宗情不自禁，双手在武后身上抓挠起来。武后故作忸怩态，少女一般，说：“臣妾有心于陛下，陛下却无情于臣妾，要不是上天让臣妾服侍天子，臣妾现在大约陷于冷宫了。”

高宗按捺不住，武后故意侧身不应，高宗只好低声道：“朕本来没有废你的意思，都是上官仪教朕这样，皇后不要恼怒。”

上官仪从紫宸殿高宗皇帝内寝出来后，径直回到南衙宣政殿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高宗懦弱没有主见，武后刚烈而且多谋，今晚废后一事一定是武后取胜，武后必定要找我的把柄，或者唆使我的政敌，造谣诬陷我，轻则革职流放，重则杀头，株连灭族。此祸已经临头，就在年里了。即使武后稍作缓待，即使皇帝全力相保，也只是多活几日的事。上官仪心想，自己死无足惜，但唐朝江山难保，自己蒙太宗皇帝垂爱，却不能报效

朝廷，上官仪心里极不平静。

回到宣政殿后，上官仪知道自己眼下要做好的两件事，一是公务上处理好边夷军事，和睦周边各国，安定边疆；二是保全儿媳、孙女两条性命，不断上官根苗。儿子庭芝估计是保不住了。皇帝对他是无议不信，有奏皆准，就是武皇后，对他上官仪也是非常欣赏，几乎也言从计听，否则，武后参政后，自己怎么会晋升参辅国政，主宰百司呢？相信武后对他儿媳、孙女不会下毒手，只可怜儿子庭芝，才德兼备，可成辅国大器，可惜将因父亲而受牵连，九泉之下，如何去向夫人交代呢？想到这里，上官仪不禁三声叹息，双目盈泪。犹豫多时，上官仪写下奏表，请皇帝、皇后宽恕他儿媳、孙女，保全她母女两条性命。表奏写好后，天色已明，上官仪拖着疲惫的身驱走出宣政殿。

转眼到了腊月二十日，这是官员的例行假日。上官仪想，既然没有什么紧急公务，不如举行一个家宴，与儿子、儿媳、孙女以及多年来在相府操劳的家臣、夫役聚会，安享一日天伦之乐，表达一下家主之情，免得事发后追补不及。

为不让大家猜疑，上官仪说这时候举行家宴，一是孙女满双月，祖父要为孙女起名字，二是自己五十二岁寿庆，三是相府今年遇上这两件喜事，提前放假，让家臣、夫役们早些回家过年。相府上下，所有人都信以为真。

只有儿媳郑氏心细，因为她最近给公公整理书房时看到，公公每天自己将书房都整理得有条有理，只是火盆里总能看到一堆书纸灰烬，这一反常现象，再加上公公要操办家宴，郑氏有一种大祸将至的预感。今天，她给公公换洗衣服，又发现了上

官仪给皇帝、皇后的奏表，请求保全她母女性命，郑氏心里虽有些准备，但这一份奏表像晴天霹雳，忙找到丈夫庭芝，庭芝也大吃一惊，夫妇二人赶忙到西厢后苑来找父亲。

后苑里，只见上官仪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孙女晒太阳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祖父为宦，父亲为宦，上官本来就是宦宦世家，诛灭两臣，空留‘宀’，宀者，交覆深屋，禁苑宫也。宫下两口，小口大口，你母女也。百姓以家为家，宰相以国为家。国字大口吞小口，难免内动干戈。苍天在上，忠臣怨上不存心，宀加死为宛……女孩儿家，就叫婉儿吧……婉儿，婉儿，可怜的婉儿，爷爷愧对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忽然看见儿子、儿媳站在屏风后面看他，又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你俩站在那里做什么？我给孙女想了一个名字，叫婉儿。《诗经》里有一句‘猗嗟变兮，清扬婉兮’。你们看这个名字怎么样？”

郑氏见此光景，只得装出笑容答道：“祖父是当朝宰相，最有学问，取的名字当然是最好的了。”说完后，郑氏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上前接过婉儿，跪下叩头，泣不成声：“婉儿呵，谢谢爷爷给你取的好名字。”

上官庭芝也随着跪下，说：“父亲不必瞒着我们，孩儿已经知道了。”

上官仪说道：“大喜大庆的日子，跪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快起来！”

上官庭芝站起来，又扶起夫人郑氏，问上官仪：“父亲在朝中出了什么事？”

上官仪神态自若，因为他心中有数，草拟废诏的事除了皇帝、皇后、王伏胜等人外，无人知道，便说：“没有什么事，你们不要乱猜。”

上官庭芝说道：“孩儿知道在家不该谈论朝廷的事，但假如父亲遇到的事关系重大，为什么不找左相郑大人，右相刘大人商议呢？”

上官仪叹口气答道：“这件事涉及皇后的立和废，如果武后怪罪下来，他们又怎能保护得了，只会白白牵连他们。再说我如果被定死罪，他俩十有八九也要降职发配的。”

上官庭芝听父亲这样说，更是着急，说道：“难道就只有在家里等着上面降罪，束手待毙吗？”

上官仪一听，脸色顿变，怒声斥责道：“难道要去谋逆造反不成？自古以来，忠臣遭到不幸，有谁临死改变忠心呢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，汉代贾谊、晁错，太史公司马迁，先朝宰相魏征，本朝褚遂良、韩瑗两位大人，他们遇难，有谁有过二心呢？”

上官庭芝争辩道：“孩儿即使没有多少学问，还是知道周厉王姬胡凶狠残暴，国人不是起义相讨么？晋献公听信丽姬唆使，杀死了太子申生，把其他公子也逐出宫廷，大臣里克不是杀死了丽姬吗？还有汉代的……”

不等儿子说完，上官仪喝道：“还不快快给我住口，古史之事怎么能与当朝相提并论？”

上官庭芝一发不可收拾，继续辩道：“父亲您身居相位，听不到百姓议论。他们都说当今皇帝昏庸，胜过阿斗，当今皇后凶恶，与吕雉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父亲您身为宰相，不串连大臣们合力杀了她，反而……”

上官仪听到这里，怒不可遏，上前啪的一个耳光打了过去，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你想逼我不忠不义不成！你所说的，父亲我怎么不知？你可知道，做臣子的，在朝中辩论，是忠臣，在家中乱说，是奸逆。阿斗昏庸，诸葛亮有过谋害他、取代他的念



头吗？忠臣有义于当时，留名于永久。”

郑氏听着父子的对话，对上官庭芝说道：“父亲所言甚是，做臣子的不能有二心。”

上官庭芝说道：“这个道理我也懂。刚才只是一时性急，我并不畏死。只是父亲有诸葛孔明的才德，为朝廷鞠躬尽瘁，不但得不到尊用，反而遭受殃祸。父亲和我，如果被害，你们母女肯定也要受到株连，日后，有谁能为我们平冤昭雪。”

上官仪此时已经平静下来，叹口气说道：“对此，我已有所考虑，拟有请奏表，奏保她们母女安全，奏表一式三份，两份已托交内臣保藏，无论对我俩用明刑或暗刑，都能够传给皇上，相信皇帝有怜悯之心。这件事我并不是有意瞒你们，只是想喜庆过后再说。”

上官庭芝后悔地说道：“孩儿一时情急，乱发谬论，无礼之处，父亲尽管教训。”

上官仪叹息道：“庭芝，不要多说了，你母亲去世得早，你我相依为命，朝朝暮暮这么多年，对你的德性还不了解吗？二十四年来，我都不曾大声对你说话，想不到祸难当头，竟打了你，我也是一时无奈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声音嘶哑，泪水涟涟。

上官庭芝、郑氏连忙跪下，哭泣起来，上官庭芝抽泣道：“二十四年来，父亲养育之恩重如泰山，儿只有来生报答……”说完，又对夫人郑氏一拜：“我与父亲如果遇难，婉儿就全靠你了，她是我上官家族唯一的根苗。”

郑氏见此情景，连忙扶起上官庭芝，说道：“你们放心，我只要有一口气，就拼着命也要把婉儿拉扯成人，为你和父亲报仇，申冤昭雪。”

在这一段时间里，还在襁褓中的上官婉儿不哭不闹，睁着